



09677

馮少墟集卷十三

序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瀛洛文抄序



書世集

夫道一而已矣三代以前以理學為文章故六經四子之書為萬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後信理學者或天資筆力不能為文章而能文章者或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學此理學文章所以分而為二也是分而為二者乃非文者不信學之過

馮少墟集

卷十三

一

豈理學之過哉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古不知唐人不講學而文章不如漢漢人不講學而文章又不如秦又不如左國何也六經四子之書純是理學而文章又非秦漢左國之所能及又何也此理甚明正坐學者未之講耳宋儒如濂洛諸子之文無論發理精微直接唐虞鄒魯之統即文章筆力亦自卓爾不羣鳳翔張心虞氏慨世之能文而不信學者衆且併其所為文者亦非也因刻濂洛文抄以救之嗚呼學

者讀此而有悟則理學文章庶幾可合而為一矣

明道先生集抄序

二程先生之學得之濂溪而朱文公謂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何也太極通書洩千載不傳之秘文公亟贊之豈其不足于濂溪蓋濂溪精于學而不大講至聚徒講學大開吾道之門則自二程先生始耳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而益盛自孟子沒而佛氏之徒登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二

壇說法動逾千人而天下靡然向風吾黨之士反遂巡畏縮而不敢言千餘年間無論訾識者卽有志者亦茫無所適向使濂溪之後無二先生之講則濂溪之學孰知之而孰傳之先王之道亦岌岌乎危矣幸二先生排羣議而挺然獨任由是佛氏之講始覺漸息吾黨之士始有依皈而孔孟以來相傳不絕如綫之一脉始有所藉以復振中興之功比于開創猗歟偉矣故曰自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

也鳳翔張心虞氏擁北澶州澶乃明道先生過
化之地因刻明道集抄以訓多士頃寄余命弁
一言余因發明先生接孟氏之傳之旨以解古
今之惑若先生之學如識仁如定性如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如以佛氏為正路之秦蕪聖
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之類雖聖人不
過如此說今具載編中無俟余論惟是識仁所
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先生明言心懈則有防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三

自明安待窮索而近世學者不論心之懈不懈
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為
佞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先生以自解者也嗚
呼論本體則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不忍觝觥
不忍入井當下便是何須防檢何須窮索論功
夫則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敢謂心不懈也
而不防檢義理無窮終身學之不盡敢謂理已
明也而不窮索不窮索則不能識不防檢則不
能存故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得此

理以誠敬存之則本體功夫一齊俱到此先生
之學所以為大也若憚于用功而第曰不須防
檢不須窮索本體如是如是則益失先生意矣
心虞固體驗先生之學而有得者也不知以余
言為然否

關學編序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
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臯比勇
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四

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
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
名為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
諸儒猶力為撐持頃吹篳和濟濟雖雖橫渠遺
風將絕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
我朝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臯蘭
翔起厥力尤躋璞玉渾金精光含歛今人有有
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直有先進
遺風小泉不繇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

矣司徒步趨文清久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
矩之苑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祿而
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
者欽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
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
為獨步者也宗伯門人我徧海內而梓里惟工
部為速肖元善篤信文成毀譽得失屹不能改
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
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頌仰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五

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繇入門戶
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
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泚有日
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為纂次題曰關
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略云嗟夫諸君
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
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
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
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

將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徙品騰前哲庸曉口耳
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思菴野錄序

明興當成弘間太和醲郁化理翔洽海內真儒
於斯為盛若思菴薛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以
存心為宗旨以求靜力行為功夫自少至老斤
斤矩護不少屑越故所著野錄皆從身心體驗
中流出凡天地鬼神之與人倫物理之常靡不
研窮究極而尤惓惓歸重于此心如曰學者第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六

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又曰人心一
靜萬理咸集又曰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
則有物又曰心不可一時放下放下便與天地
間隔與天地不相依諸如此語皆切近精實不
詭于洙泗濂洛之旨讀書居業二錄而後未有
也夫心學之傳肇自虞廷而孔子一生學問只
在從心所欲不踰矩至孟子而發明心性更無
餘蘊此萬世學者之準也自孟子歿而異端熾
有佛氏者出而談心談性抗焉欲高出于吾儒

之上而心性二字爲其所竊據由是爲吾儒者
遂絕口不敢談曰恐蹈佛氏之宗也以心性讓
佛氏以事功節義文章歸吾儒心學晦蝕令人
遺本體而驚作用自誤誤人歷漢唐五代幾千
有餘年至宋儒出而心性之學始恢復吾儒之
舊良足爲千古一快而猶謂佛氏明心見性夫
明心見性非吾儒不能而謂佛氏能乎哉彼所
明者不過人心所見者不過氣質之性其于吾
儒所云道心所云義理之性蓋茫乎未之有窺

馮少墟集

卷十二

序

七

也心學不講而曰我能學是後世枝葉之學豈
孔門根本之學哉先生孜孜學問而知歸重于
此心可謂知所本矣抑余于先生又有感焉周
廷芳先生由今日觀之固卓然有道儒者也由
當日觀之特一軍人耳而先生首執弟子禮師
事之懇而求教步趨惟謹卽此一念虛心所以
終身成就至此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卽高其
舉趾傲世凌物不復求益視先生爲何如昔楊
龜山旣登第始立雪程門朱晦翁同安任滿猶

徒步執贄延平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讀
先生語錄又當自先生虚心處求之可也吾關
中理學自橫渠後必推重高陵呂文簡公而文
簡公之學又得之先生關學淵源良有所自先
生著述甚富後屢罹地震多逸去先生六世孫
楹從余學近始得野錄三卷遺稿數首行實一
帙示余余稍爲訂正而先生外玄孫張翼明兵
憲捐俸殺青翼明之高誼楹之孝思均有足多
者則先生德入之深益可知也余讀先生野錄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八

因書此以識嚮往若先生履若行語在文簡公
志及余關學編傳今俱刻行實中不復贅云

寓燕課錄序

孟子道性善其說蓋本之孔子大學止至善此
復性體也性本至善惟不知止則其學蕩而無
歸其究也無善之說且得以乘隙而肆其辨鳴
呼弊也久矣鏡源涂公力承正學慨然以斯道
爲己任而獨揭大學知止二字爲宗令學者當
下直見性體可謂開關啓鑰直窺聖學之原矣

一日以寓燕課錄寄余山中余一一讀之不逆
蓋公之言曰說至善則事物之本未始終皆在
其中說知止卽脩身之主意工夫一齊俱到又
曰神莫神于止善實莫實于脩身止善脩身合
爲一語不是無生有不是有歸無允執厥中于
此焉在若能實見得入路庶幾不差嗚呼精矣
微矣至于以終日凜凜爲洒落以一悟便了爲
悞人以偏于枯寂薄于倫常爲釋氏之弊其峻
學者之坊嚴儒佛之辨尤爲懇至必如此而後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九

謂之脩身止善必如此而後謂之真能知止其
有功于聖學匪淺鮮矣或謂王文成言致良知
而公言知止何也不知文成之所謂良卽大學
之所謂善若言知不言善則必以虛見爲本體
言知不言止則必以浮泛爲功夫曰至善曰知
止則宗旨一定其學不至于蕩而無歸格致誠
正脩齊治平始有用力處亦始有得力處耳夫
是之謂歸根復命之學且旣知止于至善則釋
氏無善之說自無隙可乘將不攻而自破此公

單提知止二字所以大有功于後學也余交公
久見公中外建樹卓犖不羣其真能知止可知
頃公奉簡書開府榆陽榆陽士習雅稱朴茂
而公又以理學為多士倡直指津梁興起斯文
儻榆陽多士勃然知有學問之風則公之有造
我三秦其功豈在禹下哉公所著書有隆砂證
學記儒學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合而觀之而
公知止之學益大嘗而無餘蘊矣

理學平譚序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十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明言性為何物
而孟子解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
謂善也可見性不可言而言情始可見性耳是
性也在天為太極在人為心極不藉聞見不假
思議感于惻隱則能惻隱感于羞惡則能羞惡
感于辭讓是非則能辭讓是非於穆不已生生
無窮此造化之橐籥而生人之命脉也堯之執
中舜之精一孔之一貫皆此志此物耳學者迷
瞽本原支離口耳者毋論即號稱見解者又直

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當之如此是以突中烟當竈中火以山下之泉當天一之水也非孟氏意矣或曰如子之言得無離情言性自言而自悖之耶曰不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謂復見天地之心則可謂復即天地之心則不可何也由烟可以識火而烟不可以當火因流可以源源而流不可以當源復見天心情見性體以孔孟之宗而堯舜精一執中之說也且學者果能由此真見性體雖謂即烟即火即流即源亦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士

可也故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豈不妙哉嗚呼微矣余不佞雖久有志于此學其于心性源頭尚覺茫然頃讀祥字李公理學平譚而曠然若發蒙也公博採諸儒纂輯此書洩太極河洛之秘闡執中一貫之旨千載性學如日中天而猶退然自命其言曰平譚夫知平之為可則其為奇也大矣陽明先生不云乎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夫直造先天未畫則奇矣而曰不離日用常行抑又何平也

以平譚命名意也觀此而知公之所得精深闊
遠矣公不鄙不佞過訪山房屬余為序因書此
于簡端亦藉手請教之意云

呻吟語序

孔子論學一則曰何有于我二則曰何有于我
夫以孔子聖人而猶有未有乎哉蓋道體無窮
惟有而不自以為有此孔子所以為真有此孔
子所以為至聖也若曰姑以示謙云爾則堯舜
其猶病諸孔子豈代堯舜謙邪病諸病字正堯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十一

舜脩己以敬處非孔子深知堯舜之心不能為
是語中州新吾呂先生理學大儒也其所著論
學語自題曰呻吟語蓋亦堯舜猶病意耳而或
者以為先生謙余以為惟其病病是以不病此
正先生之所為善學孔子也嘗慨世之學者無
所得者以無所得自阻既隘其萬物皆備之量
有所得者又以有所得自滿適障其一物不容
之體學之難言也久矣如先生稟超世之資抱
經世之才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猶倦倦折節

于學問若無若虛不自滿假此其所得尚可以
津涖窺玆今觀是語論道理曲盡人情論人情
曲盡道理論本體不離工夫論工夫不離本體
不惟同志者讀之欣然痛快即素不信學者讀
之亦未有不翻然悔悟勃然興起者矣是語也
其關于世道人心不小余至多病辱先生不鄙
鍼砭有年自別先生久而余病且滋甚頃郡守
中字張公捐捧刻先生語而屬余引其端余讀
先生語不翅得秦越人之秘方也今而後沉痾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三
或亦庶幾有瘳矣

中字認字測序

槐村先生吾關中躬行君子也先生幼承庭訓
潛心問學為孝廉時閉戶寡交載籍極博而聲
律字學尤為學士大夫所山斗其于紛華勢利
澹如也後謁選皖郡司李再遷地官郎督儲雁
門咸以廉平著聞亡何移疾歸徜徉林泉自吟
詠筆研外它無嗜好余小子時得執經問難乃
先生進而教之故每侍先生胸中訛吝十釋八

九戊子己丑余叨附先生冢嗣淑遠驥尾一日
淑遠出先生認字測三卷示余余受而讀之喟
然嘆曰思深執道蓋在此乎非它泛泛著述者
可埒由是朝夕體驗不忍釋手時同館兄弟見
而竒之而一時京邸諸搢紳咸借鈔不給余欲
刻之不果頃余奉命觀風齊魯與同志論學間
因及此編咸謂當刻之以廣其傳乃舉而籌之
運判景君景君曰唯唯遂代為校讎付剞劂氏
先生著述甚富如槐村集字考啟蒙困言各若
馮少墟集

卷三

左

十四

于卷淑遠業刻于家塾而此編尤先生所最得
意者其立言之意詳在先生自序中余不具論
論所以刻之之意如此先生有莫逆友為今岳
守三我李公公為孝廉時亦閉戶寡交月旦與
先生並重所著有一中見物二編新吾呂公序
而刻之余嘗謂先生此編當與李公二編並傳
不朽蓋均于人心世道有裨益云嗚呼觀先生
者觀此編其于先生生平問學思過半矣

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其功大矣而宰我賢夫子于堯舜何也蓋精一執中之說講學也第未揭其名則天下後世將視其言爲帝王以天下相授受之言非人人可得私言者則此言自堯舜發亦自堯舜止矣故夫子不得已揭講學二字而天下後世始知精一執中之學人人皆可講而舍此別無入聖之路使堯舜其心至今在者誰之力也夫子賢于堯舜其功正在于此而或者不察猥云學不必講誤矣且自孟子後此學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五

絕響者千有餘年夫此千餘年間豈乏英雄豪傑可以爲堯爲舜者而成止以事功名止以節義名止以文章名而心性真儒竟爾寥寥豈不惜哉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始恢復鄒魯之業汲汲皇皇以講學爲己任而堯舜之道始燦然復明于世于此益信夫子之功果賢于堯舜遠也侍御少原余公自少潛心理學頃觀風百二侯代馮翊聞著書七篇余讀之津津有味乎其言竊謂聖賢之學心學也心之不養而徒事于

枝葉間抑未矣故首論養心人同此心而或不能養卒至違禽獸不遠者無志也故論定志夫志定矣使不得孔顏樂處則苦難而中止者有之故論尋樂而世之學者又多誤以逍遙放達爲樂此老莊所以誤晉室之諸賢也故論老莊老莊之弊流而爲申韓而王安石假六藝以售申韓桑孔之計卒至禍國殃民而不可救藥則學術之偏害之也故論安石夫學術之偏莫甚于佛佛西域人也以中國而從西域之教則春馮少墟集

風當益盛其士習當益改觀私沾沾爲桑梓喜
昔明道爲鄆簿與橫渠相講切而秦俗大變不
今尺祝余愧非橫渠而得公爲明道故不辭不
斐而爲弁諸首

自其秦關全書序

卷十三

藍田王秦關先生理學醇儒也其學以盡性無
欲爲宗近裏著己甘貧苦節世共高之始余吾
先生於正學書院相與論格物論未發及太極
西銘之旨驀然有當於心今廿年往矣哲人旣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七

逝吾將安從頃先生冢嗣伯敬持先生著作若
千種乞余訂正會余病不能細讀乃留伯敬數
日命門人董稍爲編次以歸之而以文簡公粹
言及飛泉公語錄列於前見先生學問淵源所
自其曰先師遺訓先君遺訓云者先生所自命
也嗚呼世之降也學者各執所見自以爲是亡
論庸庸者即高明之士往往借言超悟弁髦父
師之訓而不恤此蓋漸染於異端喝佛罵祖之
說而不自知者即此一念便得罪名教不小又

安在其為超悟哉道荆榛而世江河病正坐此
如先生惓惓遺訓是遵死而後已今世豈數數
見邪昔宋二程語錄雜出於當時諸弟子散漫
不一後賴朱文公私淑表章以傳於世慈湖紀
先訓娓娓數千言至今光耀簡冊見楊氏世德
之盛先生此二編其繼晦翁慈湖而有得者哉
其他諸錄要皆躬行心得之言足以羽翼聖真
扶持名教非世之騁空譚而鈔實用者可比編
成總題曰秦關先生全書因識數言於首簡若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六

先生生平事行之詳余別有傳茲不具論云
正學書院志序

古今書院皆有志往余讀書正學書院求其志
而不得近始得於一同志所蓋先督學唐文襄
公所纂今八十餘年往矣余私欲續之而不果
頃晤今督學青巖段公言及此志公欣然謂余
曰余自入關卽問書院有志否余曰無余從何
處得來是吾道之幸也若續爲纂遂寔余今日
事遂慨然任之不月餘而志成綱舉目張星列

碁布眎舊志更爲精確於都執正學書院當與
白鹿嶽麓寓陽睢陽四大書院並重宇內矣公
一日造余山中屬余佞宴余惟學以正名別其
與異端異也夫吾儒言心異端亦言心吾儒言
性異端亦言性安所異而曰吾儒異端執蓋性
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所謂性也然心有
人心有道心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動
心忍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皆指氣質言論
氣質宣止有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筭者故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十九

曰忍曰不謂其詞嚴矣如見孺子而怵惕親
骸而顙泚不忍齧腓之牛不屑噉齧之食之類
皆指義理言論義理宣止無三品蓋無古無今
無聖無凡無有二者故曰善曰道一其詞何決
也此千古論性者之準也乃異端則不然直以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
執捉在足運奔者爲性而不以在見曰明在聞
曰聰在執捉曰恭在運奔曰重者爲性是明以
生死之生爲性而不以生理之生爲性是專以

氣質言而不以義理言矣雖性載於形義理卽具於氣質第專以義理之性爲主則卽視卽明卽聞卽聰卽執捉卽恭卽運奔卽重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此吾儒之論性所以大有功於世教也若專以氣質之性爲主則任目之視而不論其明任耳之聞而不論其聰任手足之執捉運奔而不論其恭與重則適已自便何所不爲此異端之論性所以大有禍於世教也夫論學而至於心性亦精且微矣而卒至於禍世辨可不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二十

嚴乎哉至於吾儒重綱常異端棄倫理吾儒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異端自私自利人人皆知其非無庸緩頰矣嗚呼邪正不容並立正學明則異端自息堯舜孔孟之道如日中天而人心世道不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吾不信也公中州人伊洛淵源當有獨契此志之重脩也百年闕典若有待於今日者繼往開來公之意良厚諸士之講學於斯者尚相與重躬行毋徇口耳崇正道毋惑異說則昇日省與程張諸先生並俎豆

於茲豈直宮墻生色斯世斯文寔嘉賴之則於
公作志之意斯無負矣敢盡言以書於籍之端

桃岡日錄序

日

誓

效

林

一

撰

生

自昔聖賢論學不翅詳矣莫精于孟子大人不
失其赤子之心一語此千古聖學大肯堯舜復
起不能易也學者若信此不及心術少差卽聞
見愈多事體愈熟去道愈遠矣或謂大人經論
萬變過化存神赤子之心能之乎而猥以不失
爲大也不知心一耳用之于正則爲經綸爲神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廿

化爲不失赤子之心用之于不正則爲機械爲
變詐爲失赤子之心非塊然如槁木死灰一無
所用而後謂之不失也武陵蔣道林先生蚤從
陽明甘泉二先生游倡道三楚其所錄論學語
甚具而尤惓惓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曰
劈初頭不失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
須是戒慎恐懼又曰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投之
地便會長出根苗來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
不要傷害他須是十分愛護及長到參天蔽日

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
生意嗚呼先生之學可謂直透原本真得孟氏
之意矣其它如論慎獨論默識論天地萬物一
體種種名理皆發昔賢所未發其于所以不失
功夫尤爲深切明盡學者循此用功此心自可
保其不失又何患不爲大人耶後世學術龐雜
議論偏說不知學者無論卽知學者往往舍功
夫而專談赤子之心則失之依虛舍赤子之心
而專談功夫則失之支離心學幾爲晦蝕自先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廿

生此錄出彼依虛支離之說見現自消矣其羽
翼吾道功豈小哉吾邑侯楊修齡公先生里人
也尊甫中行先生私淑先生而有得校梓先生
口錄以公同志此其意甚盛邑侯力承正學政
聲藉甚一時而有子嗣昌弱冠舉孝廉温温若
處子父子祖孫家庭相爲師友讀茲刻知學問
淵源遠矣

上高砭已名言序學可階直致熟本真釋盡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入也有爲者亦若是鮮

之曰舜舍己回克己此其所以有爲若是云天
已一耳舍者誰舍克者誰克蓋謂己也故己不
知舍己不知克者不謂之真己己非真己則己
病己病而不破則爲仁由己之謂何此憲周張
公有破己名言之編也編中分類有三曰心曰
言曰行夫有心病則有心破有言病則有言破
有行病則有行破要之言行之病生于心心之
病又生于己破己則心病瘳而言行之病亦瘳
故薛文清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而編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三

中反覆論此意獨詳意可知也孔門論仁其言
不一而足而克己之說何獨于回發之舜大聖
人而孟子稱之何以止曰舍己此正天地萬物
一體之意秦漢以來明此意者少故程明道不
得己直洩其秘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蓋
自此言出而舍己克己之旨益大邕而無餘蘊
矣然後世學者猶不免于分形骸生彼此卽一
體之中耳目手足且多隔閡而不通又何論天
地萬物揆厥病根豈非己之一字爲之乎破己

者砭已之已也砭已之已而後真已見真已見
而又何心病言病行病之與有或謂如此則三
砭不既多乎意是不然蓋已一而已之病百故
古人因病立方循方治病雖條分臚列未易更
僕摠之皆爲已病而設使人人而太和元氣也
雖盧扁杜口可也繇斯以觀公三砭之作豈得
已哉余昨與公共事畿輔見公諸凡注晉卓有
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旣而讀此編乃知公學問
淵源盖有所自若公者誠可謂得真已者矣余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廿四

東遊稿序

始余讀孟子至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心甚壯
之恨不獲旦夕一至其地而躋其巔又見世人
多香火奔謁於二氏之宮雖數千里不憚遠至
孔林孔廟近在曲阜而竟無有一人香火奔謁
也者心甚恠之又恨不得旦夕一至其地而升
其堂由是心馳宮牆神遊泰岱盖三十年於茲

矣歲乙未行部至東雖於地方無所裨益然得藉以少酬夙願豈非生平一大幸哉自夏五至歲杪得雜著若干篇雖亦有京途所作命曰東遊稿蓋用以識不忘云至於進諸生講業齊魯之郁所著有訂士編東昌王太守業已序刻茲不具論嗚呼聖道在心不在迹學聖人者亦求諸心焉足矣苟不能自得於心而徒曰宗廟百官如此乎富且美也登東登泰如此乎小魯小天下也則遊宮墻登泰岱者其人豈尠哉何希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五

聖者竟寥寥也陽明先生不云乎箇箇人心有仲尼知此則余以酬夙願為大幸亦淺乎觀矣况區區文辭乎哉是余之以東遊名稿也蓋亦徇迹之見也

學翼序

講學第一要令人啓信夫以不信學之人而與之言身心性命其能有入乎故必啓信而後可與言也夫既信矣則是者固多而非者亦不少使不防忌則一傳衆咻將不免方信而忽疑矣

故啓信之後又當防忌既防忌矣則搖奪者少
而其信必堅前途皆坦途矣使不正趨則佛老
之說得混其中恐又愈信而反愈遠故防忌之
後又當正趨使趨正矣粹然一稟於吾儒而二
氏之說一毫不能雜學問可謂至真至正矣使
不明源則道理之源頭未透縱下功夫不合本
體不過支離口耳之學耳故正趨之後又當羽
源使源明矣聖學之根宗徹矣若不勵功則雖
有所窺總屬虛見其何以盡性而至命故明源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共

之後又當勵功使勵功矣即翹然自足曰吾益
矣吾生平學問至此亦可以止矣又不幾於為
山而未成一簣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乎道體無
窮功夫亦無盡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也
故勵功之後又以詣極終焉余妄標此六目而
各採宋元及我明諸儒粹言以實之總題曰學
翼凡我同志尚潛心於斯云

疑思錄序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閩者三年自

藥暴外惟以讀書遣懷無它營也間有二三同志及伯兄月夜過存相與講孔魯思孟之學辨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別蓋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變更也居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鍼砭韋弦聊以自勗歲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什一千千伯云耳一日爲友人蕭輝之携去越數日輝之詣余曰吾子用心誠勤矣第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否恐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廿

其中又未必無可疑者余當爲子編次之以就正于海內同志之士余曰唯唯編成題曰疑思錄蓋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嗚呼吾斯之未能疑錄中業已言之矣同志不遺幸教我焉

辨學錄序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此譬之適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

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靜語
益淹長別後因錄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
雖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真傳而吾儒
真儒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于不惑耳夫以余
之聞汝曾何足與聞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
友誦習者爲多于是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
予曩所稱弗明弗措原非有心弗措辨至此雖
欲指爲不能也于是題其篇曰辨學錄

馮氏家乘序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廿

萬曆丙午余爲余族譜而先世之載多散逸不
傳族長老又莫能悉嘗仰天太息曰嗟哉悲乎
余小子將安所徵焉祀宋之事孔子傷之爲文
獻不足故也夫當吾世而使先世之載散逸不
傳繼述之謂何於是謀諸伯氏敬吾衷輯家塾
所藏誥勅及志傳諸遺文得僅存者若干篇彙
次成帙題曰馮氏家乘爰付殺青公諸族衆庶
使後之子孫有所藉以考證云嗚呼嘗見士大
夫家子孫蕩費者無論即號稱能守者往往經

營產業善逐什一之利至問及先世志文曰無
有也問及先世試錄曰無有也如此又何論他
藏書哉此其人與蕩費何異天子孫而曰能守
亦賢矣豈其智不及此意若曰是皆故緜無用
者耳不知子孫之賢不肖正辨於此不專在產
業盛衰間論也嗚呼先大夫歿為時未遠也而
今諸籍且多不可考矧後世乎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百爾後昆凡有所得尚續為增補毋
徒以故緜視之重余不肖之罪可也

馮少墟集

卷三

序

九

馮氏族譜序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夫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
蓋自親親一念生也後世矚為文且矣作者意
矣吾族故無譜先君嘗有志而歿余欲成先志
而不敢自專廼謀之伯兄敬吾兄曰至其任之
嗚呼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耻言
其先為之咨嗟太息者父之夫為人父祖者孰
不願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闕此子孫貴顯矣反
耻言其先如此則為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

孫哉則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僭托
遠胄誇耀失實此其心亦母乃耻言其先意歟
譜如畫工寫真要之取其肖而止今後世子孫
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
文不勉成先君之志夫叙事必有所由從作例
義第一合族辨世源流于源譜之大者作世系
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傳則傳之用以
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豈有
異焉作外傳第四述往昭來用垂觀省之義又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三

安可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游秦小草序

顧生用晦中吳奇士也頃侍其尊人如秦執贄
從余學所著有游秦小草其詩文業已升堂而
齊截矣且冲襟春藹道味襲人若不能為詩文
也者余心益異之一日謂余曰士君子為學自
有向上一着雕蟲小技壯夫為之乎欲焚其所
為詩文而顯精于理學余喜曰子欲焚所為詩
文則詩文不必焚也且所謂理學者非外庸行

而別求聖解也如能詩文者不以詩文自滿不以詩文驕人不以詩文騁離經叛道之語若無若虛成象成交天下理學莫大于是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迨天未雨徹彼桑土孔子不亟稱爲知道哉詩文何妨于理學而必于焚之也三百篇多發理之談故爲萬世詩人之祖漢魏以後人爭工于詞而不求精于理夫詞何可不工也而必于伸詞以詘理甚且倡爲詩不關理之說則誤矣詩文理學分而爲二彼蓋徒知以切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卅一

磋琢磨爲說理而不知鳶飛魚躍尤爲說理之妙也吾方望自子超漢魏盛唐而直追三百篇使分者合而爲一一撤千載詩人之障也子又何以焚爲哉用晦將歸請余一言爲佞晏昔揚中立將別二程歸明道先生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後果大闡伊洛之學于東南一再傳得朱元晦集諸子之大成爲宋儒冠冕而感興二十首與風雅並傳樹詞林赤幟明道之言若持左券不爽今東南諸儒稱盛一時又非昔日比而

子之歸也能倡明而鼓吹之則人將稱子爲今
之中立而余亦竊比明道之知言也豈不休哉
用晦憮然曰命之矣因書此與子訂千古之盟
理言什一序

聖賢之學理學也六經四書淵淵理窟粹乎弗
可選矣宋濂洛關閩以及國朝河津諸儒語錄
雖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經梯航萬世鄒魯以
來此爲嫡傳蒲阪張知一先生讀之會心爰採
精語纂爲八篇仍以己意各論著于後而諸儒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廿二

之旨益大嘗而無餘卷凡內外二摠題曰理言
什一什一云者志謙也余從先生伯子去浮氏
得卒業焉而知先生之于理學深也夫世之學
者支離口耳者多炫聞見以爲奇而溺志異端
者又借虛無以爲高兩家遁勝而孔鐸絕響識
者憂之今觀原生證性之說而知非支離于口
耳又觀定趨歸是之說而知非溺志于虛無藉
諸儒理言發自家獨得此先生之心所以爲大
而先生之學所以不可及也余數年前亦有此

志曾以所標六目舉似去浮去浮然之今得此
寔獲我心余亦可以無言矣近日士大夫亦多
有類輯古今名言以傳者自淑淑人意非不善
第多採老莊諸子及國策新語諸書與宋儒並
列甚或有割裂佛經道藏文字附于中者嗚呼
老莊異端非學之尤國策機械變詐之首世說
新語又放縱恣肆之嚆矢若不察而槩收之無
論玉石雜陳鄭雅迭奏竊恐讀者未必受宋儒
之益而先已受機變放肆之損世道人心安所
馮少壚集

卷十三

序

三

稅駕余爲此懼方欲刪訂之而未能今得此編
可以折衷羣言而歸之正矣匪直明理且也衛
道先生之功頃不偉哉聞先生尊人雲遊滇蜀
久幾音耗先生徒步踪訪嘗仰天大哭曰不得
吾父誓不歸矣三易寒暄跋涉數萬里竟遇于
蜀逆旅中扶掖而歸此其事甚竒蓋先生一念
精誠所格非偶而已也先生蚤慕黃老後悟理
氣合一之說一變至道河津而後如先生者指
豈多僂先生物河東曹真子氏志其墓稱先生

有邁人之學識真子深于理者也其言當不虛
去浮署諭華陰今春余與去浮及諸同志講學
太華書院瀕別索余弁言余惟去浮今之程朱
先生蓋大中韋齋其人也家學淵源余方羨慕
之又安能贊一辭聊書此以報去浮以附于知
人論世之義

呂涇野先生語錄序

夫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沒而失傳中興于宋
而禁于宋宋之不競奚惑焉洪惟我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廿四

二祖開基崇儒重道以講學為令甲舉宋儒所
講者一一見之行事說者謂國朝為乾坤一
小開闢詎不信然泰運登闕真儒蔚起而正嘉
間我關中涇野呂先生允海內學者所宗為山
斗云先生語錄言言皆躬行心得中流出最
透悟最精實真可與西銘正蒙並傳不朽者其
有功斯道不淺余自髫年先大夫命之讀即知
嗜好久而彌篤自此緝散墨淪不離于手第原
錄歲久板且漫漶因替為訂正分若干卷而以

先生傳附于後燦然成一完錄矣。舊名內篇今更題曰涇野先生語錄志實也。余久欲公諸同志而力未逮。今秋按臺東郊畢公訪余山房。因言及先生語錄慨然鋟梓以廣其傳而屬余引其端公為朱晦翁里人學有淵源而尤揭不遠復三字為宗公于先生可稱千載知己。余不肖愧不知學先是方伯靜峰汪公邑侯脩齡楊公倡諸公為余建關中書院公甫下車卽捐俸為書院置公田一時同志愈益興起至如請增解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廿五

額請罷權稅善政覲縷造福秦人士無量是秦人士實受公講學之益矣。彼謂學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百姓者也。又何恠哉。國朝理學甚盛而從祀孔廟者僅四先生議祀典者僉以先生未獲從祀為缺典。公今刻此錄表章先拓風勵後學其意甚盛。讀先生語錄者尚求之躬行心得如錄中所稱甘貧改過云云庶遠不負先生近不負我公殺青之意。其翊我國家一代文明之運又寧有紀極哉。願與同志共勉。

之母讓

薛文清先生全書序

我國朝從祀四先生咸真修實悟有光聖門而文清薛先生崛起永宣之際於吾道尤有草昧功蓋一代理學大儒也所著讀書錄業已家傳戶誦矣而文集人多未之見且白沙敬齋陽明三先生俱有全書行世而先生獨無真為缺典頃侍御沁水張公為先生鄉人移書方伯會稽王公大叅蒲阪王公梓先生全書甚盛舉也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廿六

梓且成張公不以余為不知學而命余一言余惟先生之學以復性為宗旨以主敬為功夫誠得鄒魯嫡傳無容游贊而或者以先生與敬齋為簡重修以白沙陽明為簡重悟不知離悟言修非真修也離修言悟非真悟也今觀先生生平操修可貫金石而質鬼神其議論著述平正切實言言可見諸行事此豈無所悟者能之乎第不至如世儒之談玄說空人遂以不悟性少之而不知悟性處政不在談玄說空也若白沙

陽明主靜致知險夷一致夫豈不足于修者而
顛顛以悟歸之抑又過矣大抵真修必本于能
悟而真悟自不容不修道本一而學者多岐而
二之于是離悟言修者其流弊爲鄉愿離修言
悟者其流弊爲異端其爲學術之患不小余爲
此懼故因讀先生書而爲之論著若此昔與先
生同時講學者中州有曹月川端江右有吳康
齋與弼關中有段容思堅康齋容思人以地限
于先生猶屬神交若月川則晉洛接壤朝夕印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卅七

證其學得之先生爲多而從游之士如洛陽閻
侍御禹錫白太僕良輔咸寧張司寇鼎名爲尤
著至摻輯先生遺稿使至今文獻足徵者則又
司寇之力也師友淵源桴荅箎應猗歟盛矣蓋
嘗攷覽古今理學興于宋而禁于宋國李不振
識者恨之迨我 國朝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諸臣履任首謁先師至學宮
進諸生講學載在令甲昭如日星是周家以農

事開國我曰國朝以理學開國也卜世卜年當
必遠過周曆公奉命代狩加意斯文微獨表
章先哲政所以憲章文武使人人知學之當講
耳讀先生書者能憬然悟奮然修挺然以講學
自任不沮不懼砥柱中流則先生雖往庶幾且
莫遇之不然豈惟負先生抑且負令甲負我公
惓惓憲章之意

聖學啓關臆說序

萬曆甲寅仲夏二日按臺紫海龍公偕茶臺見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廿八

平張公會講關中書院鄉士大夫及孝廉諸生
約千有餘人而環橋觀聽者不可勝計濟濟雍
雍如也時天又陰雨先日當道方齋戒祈晴而
是日忽雲開日霽萬里長空人皆異之豈天亦
有意于斯文耶公至偕張公謁先師像畢各以
次見就坐二三童子歌詩歌已同志各舉所疑
請益于公公爲之開關袪疑反覆忘倦人人聞
之如醢雞爨覆飲河克量斷斷欣欣如也于是
衆共喟然曰自有書院以來不知有此勝會否

斯道中天其在茲乎日晡猶依戀不忍別去瀕
行余偕諸生請曰昔夫子忠信篤敬才數語耳
而子張猶書諸紳今日之講可徒空自踴躍耶
諸生愧無李端伯筆願公錄示以竊比書紳之
義越數日公出此編以示而謂余宜有言余
惟聖賢之學要在透性言學而不言性俗學也
言性而不言善異學也凡此皆疑關未破之過
也公學以性善爲宗已得欄柄入手諸所剖析
至切近至精微至明顯至奧妙本體功夫入門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廿九

究竟苞舉靡遺而引證諸儒粹言又折衷數百
年未了公案嗚呼千古聖學正脈具是矣寧直
破諸生一時之疑已哉余不佞講學書院有年
恒切自誤誤人之疑今得此奚啻指南竊自幸
而又爲吾道幸余又安能贊一辭第與諸生約
曰居諸易矣師友難得聖域易入疑關難破今
而後所不努力前途用副公辱教悻悻之意者
有如此日衆共悚然曰善因書之以矢諸同志

長安故有志乃宋燕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輯輯
成周以來歷代建都遺跡非邑志也而創修邑
志寔自今李侯始是志也分類大略準大明一
統志遵之制也中多增入以邑志較郡國志例
當詳耳邑爲會省附郭往代無論之書之文

明興以來名宦接踵而山川靈秀所鍾如倉頡
文武周公以下聖賢又濟濟相望其人物甲于
它邑惟是世遠籍亡未繇考鏡止據通志及聞
見既真者書之其名宦見任鄉賢見在者又例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四十

不敢書于心終歎然也孝子節婦止書已旌及
蓋棺論定者餘俱不敢輕載田賦戶口俱依印
冊詳書一字無容增損漏澤園附陵墓後見

國朝恩澤不惟加膺仕抑且及枯骨耳寺觀列
災祥後亦示崇正抑邪意至仙釋中多涉幻妄
故直削之藝文書其有關地方者餘雖工不書
唐劉子玄云古之國史異聞則書今志亦史之
流也故倣之亦略載數則嗚呼志以紀事惟求
實錄第今後世文獻足徵無貽以文勝質之誚

足矣烏庸繪章飾句以誇多鬪靡爲也載筆同
修者王給諫嗣音及監胄何補之秦東周庠士
桑本立韓在等而不肖從吾廉廉無能爲後殊
切自愧所幸當吾世而得邁茲盛舉聿觀厥成
豈非生平一大快也哉雖然余尤有感焉如山
川田賦之類終南在南而誤書于北田賦本少
而誤書爲多人猶得執其誤而更正之倘人物
一有遺漏則後之人將安所考乎如孟獻子有
友五人而竟逸其三董仲舒一代大儒而竟逸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四

其字真爲千古遺恨又如古今作家譜者即子
孫亦多逸其祖先之名雖孝子慈孫將奈之何
亦足悲矣余故于人物一志特爲加詳雖不敢
泛必不敢略即如此猶恐名世賢達與時俱往
未盡摭錄而深山窮谷寧無潛修靜養其人者
即里閭亦罕知之况數世之下百里之遠孰從
而物色之哉以彼其人雖無心于身後之名而
後生小子竟使梓里先哲泯沒不傳尚友私淑
之謂何余故每念及此不覺掩卷而長嘆也區

區之愚尤願與海內同志共講求焉李侯蒞吾
邑百務俱舉上下交孚而尤憐憐於此志可謂
知所先務者維時邑博何君載圖郭君惟恩楊
君來鳳邑丞郭君知彰主簿張君文衡胡尉其
煥皆始終其事例得並書李侯名燁然汶上人
庚戌進士

越中述傳序

昔王文成公講學東南從游者幾半天下而吾
關中則有南元善元貞二先生云故文成公之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聖

言曰關中自橫渠後振發興起將必自元善昆
季始二先生錄公語幾數萬言藏之家塾元貞
先生孫子興太史倣蘇李明校正蒙例離為四
篇曰立志格物從政教人摠題曰越中述傳而
屬余為序余惟文成公之學一致良知盡之矣
今離而為四何也曰此正所以致良知也夫人
而語之曰汝有志汝為聖賢則必喜語之曰汝
無志汝為狂愚則必怒是志本吾人之良知也
而不講立志之學則良知不致矣夫人而有志

聖賢則必格其為聖賢之理而後可為聖賢人而不為狂愚則必格其不為狂愚之理而後不為狂愚而聖狂之理夫固昭然於吾心者是物理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格物之學則良知不致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赤子入井則乍見惻隱一夫向隅則滿堂愀然聖賢有此志狂愚亦有此志聖賢有此理狂愚亦有此理是一體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從政教人之學則良知不致矣是立志格物從政教人正所以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四三

致良知也良知是本體致知是功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功夫做得功夫然後可復本體千流萬派而不離其源千言萬語而不出其宗此文成公之學所以大有功于斯道也乃後之談良知者多放縱決裂為世詬病是空談良知而不實用致之之功故也于文成公何尤焉此錄出而良知末流之病庶幾其可救乎嘗考文成公門人雖盛而世傳其學者東南則稱安成鄒氏西北則稱渭上南氏自二先生傳文成公之學

以來代有聞人元善先生三子俱蜚聲庠校二
俱早亡有孫曰企仲官太僕卿以直諫顯有曾
孫曰居業登制科而未仕元貞先生有子曰軒
蓋世所稱陽谷先生者也往元善先生與三子
相繼歿也太僕為遺腹子伶仃孤苦人爭齒齟
而陽谷公力為卵翼卒抵于成又為刻瑞泉遺
稿仍句天臺廬山為佞晏鳴呼學之不講久矣
孤兒寡婦求不乘機而利其所有已難况施恩
于不報子孫於父祖遺文且任其散佚而不知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四

况姪之于伯父哉在陽谷公不過自致其良
知而在輓近世寔大有裨乎風化矣有孫四而
取科第者三太史其季也而其曾孫居益今且
督學晉中世德家學方興未艾二先生之詒謀
遠矣夫人不講學則不知修德又安所獲福雖
學者原不為獲福修德而天道人事亦自不爽
孰謂講學負人哉人知南氏之盛而不知其所
以盛余故為之論著如此詩云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二先生以之又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其

子興之謂也夫

姜鳳阿先生語錄序

蓋不佞從吾讀鳳阿先生語錄得七善焉世之學者多厭常喜異進二氏而退六經而其弊至不可道先生曰六經之言由聖人精蘊而發皆因性命而立言本之則有實得措之則有實用由之則可以經當世而適于治此可以藥世俗翻案經術之病其善一世之學者多支離于口耳聞見而不知求之于心去危微精一之旨遠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聖

矣先生曰仁道雖大要之不外于此心教諸生如孟子所言求放心以求仁為近若求其最近易者則正容謹節家庭唯諾之常自是求放心處自是學者求仁處此可以藥世俗口耳支離之病其善二世之學者多侈談文詞功烈而迂視理學先生曰文詞功烈離仁而為之乃是一技一能若從此心流出做出則古人所謂立言立功者在焉蓋從立德中來即三者可並傳不朽也此可以藥世俗務華絕根之病其善三世

之學者多喜放縱而惡檢束故以禮爲僞以肆
爲真其壞風化不小先生曰禮而謂之家禮者
言乎其可行于家者也而其本則始諸身家禮
而謂之儀節者言乎其儀文與末節而精微之
理實在爲以身而教家以心性而求儀節則是
書也豈古人之粗迹哉此可以藥世俗蔑棄禮
法之病其善四世之學者遵道而行半途而廢
多起于避人譏刺先生曰人固有不容于流俗
而中變以爲求合之地亦或不堪流俗而應之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哭

又不免于過激者皆非所以處身之道也毀譽
利害苟不入于吾心則適然之來當一以任其
自至然夕之卒亦何嘗無公論哉此可以藥世
俗逡巡畏縮之病其善五世之學者多謂學行
而已講之何爲頃令有志之士不敢承當先生
曰孔子嘗以學不講爲憂而併及于德之修義
之徙不善之能改人皆言聖人於此有四憂焉
予以爲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乃所以爲德之修
而德之修則聖人所以爲學之講也講學者益

講乎其所以修德講乎其所以遷善而改過要
之四事爲一事四憂亦一憂爾此可以藥世俗
藉口非學之病其善六世之學者多隱善揚惡
藉著述以洩私忿殊失古人立言之體先生曰
吾邑中有故鄉先生孫曜高文索行足爲鄉閭
式吾郡衆生士望篤行好學之士能倡率講學
會尤西川書中無一世俗語羅念菴習靜一室
趙大洲聞之欣然有往從意其他稱術袁裕春
宋陽山周訥溪海剛峯畢松坡孫季泉孫立亭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七

趙定宇諸正人君子尤不啻若自其口出而又
非獻諛當途以希名利者此可以藥世俗嫉賢
妬能之病其善七嗚呼先生斯錄其有功于世
道大矣余生也晚不及師事先生而先生仲子
養冲先生往督學余鄉與余善辟之草木吾臭味也
因漫題于簡首

鄮溪書院志序

余嘗覽海內郡邑志即葭爾巖邑其寺宇多則
數十少亦十數至書院則晨星矣甚且舉古勝

地或改公署或淪寺觀爲之太息不已嗚呼又何怪異端之盛吾儒之衰也或曰書院不皆真儒何取虛設爲余曰寺宇豈皆真佛而人不病虛設何也寺宇不皆真佛而佛教藉以羽翼書院不皆真儒而儒學藉以倡明而况真儒又往往輩出乎冀北之馬豈盡追風逐電一日而千里然求追風逐電一日而千里者必冀北馬也鄧林之材豈盡干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然求干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者非鄧林無有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四

也書院亦士之冀北鄧林也奈何敢藐天下士而遂謂無真儒哉吾儒異端之辨不在口舌之爭而在修其本以勝之廣建書院以表章聖學正盛則邪衰現見則雪消將真儒接踵而異端不攻自破矣此修其本以勝之之說也或曰今學宮徧天下不翅足矣又惡庸駢指爲余曰學宮博士有專責弟子有定員豈人人可升堂入室者且朝廷設官分職其權孰得而侵之書院之設見任縉紳固可權比而林下常布亦可登

壇余嚮謂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
正爲此也學宮作養有限書院教思無窮此正
補學宮所不及者安得駢指視之紫海龍公理
學真儒也吉州形勝甲於天下匡廬萃峯彭蠡
際迴家絃戶誦比於鄒魯各邑書院林立而永
寧獨缺公慨然曰繼往開來豈異人任何可當
吾世而使吾寧遜它邑乎歲丙辰按秦歸創建
鄒溪書院群邑同志講學其中甚盛舉也南臯
鄒公爲之記而復性堂公自爲記今按淮歸纂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四九

志以垂不朽而函書命余爲序余不知學安知
性且先儒論學或云主靜云主敬云窮理云致
良知似各立門戶不知於復性之旨何居蓋人
性皆善而不學則不能明善而復其初以性善
爲本體以主靜主敬窮理致知爲功夫則善明
而性善之初可復性復則諸說皆筌蹄矣筌者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至於魚兔得而筌蹄忘又何門戶之可言
子公書院以復性名堂正所以融門戶而偕之

大道也余讀公記發明此理批郤蕞竊得未曾
有又何能贅一詞惟是有感於當世寺宇之多
而書院之少致異端盛而吾儒衰又感於吾儒
借學宮以操戈而反授異端以常勝之柄也故
為之縷縷如此敢以是復公命併以質之鄒先
生

旌烈錄序

余別墅在城南沙井村距沈橋里不三里許始
楊烈婦之死也鄉村之人聞其事而怪之其夫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五

語其妻曰劉氏年正茂即改適豈乏佳耦而胡
以死為也其妻亦語其夫曰劉氏年正茂即改
適豈乏佳耦而又胡以死為也比余倡諸士大
夫往吊後諸生上其事於當路當路上其事於
朝

天子嘉其節而旌表其門鄉村之人始知其為
烈而誦之其夫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于妻是
何言也是誨其妻以貳也其妻亦悟而悔曰吾
向者所告于夫是又何言也將使夫視我為何

如人由是夫死而不欲守者且守矣守節而不
欲終者且終矣甚且從容就義亦知以死殉矣
數年以來節烈之婦項背相望夫人等耳何昔
議其非而今稱其是也何昔以改適爲快而今
以殉夫爲快也豈非良心人所同具而不感發
之則不興哉慨自學之不講理道不明于是有
妻背夫弟背兄臣子背君父朋友背朋友而恬
然不知其非者世道人心可勝搯擊今

天子一旌表此烈而函谷以西風俗頓爲轉移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五

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或曰烈婦之歿惟知有
歿耳安知有身後之名是無所爲而爲真乎其
真者也若今之守節者歿節者皆聞烈婦之風
而興起是有所爲而爲非真也而子反稱之何
也余曰不然烈婦之死固無所爲而爲固真也
而彼聞風興起者是因感而觸其良心良心一
觸自有勃然不容已者其不容已之心何心也
是亦無所爲而爲之真心也而安得以偽目之
昔夷惠以清和奮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夷

惠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啟鄙夫寬
孟子亟稱之未嘗以夷惠爲真而以聞風興起
者爲偽也夫表揚死者正所以興起生者若以
興起者爲偽則死者固無心于身後之名而生
者又未免有好名之議則死者固不必于旌而
生者亦不必于興起矣有是理哉烈婦弟諸生
楊材彙梓公移誌傳祭誄諸文題曰旌烈錄乞
余一言弁首因書此畀之而復爲之說曰表揚
死者固所以興起生者表揚婦人實所以興起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五

男子彼張邦昌劉豫馮道輩非丈夫耶不衣冠
耶不讀書耶千載而下談之猶令人髮上指冠
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視此婦人寧不愧歟
哉嗚呼讀此錄而不勃然興忠臣孝子之思者
非夫也

森玉館集序

森玉館集者朱宗尉伯明詩也伯明自幼卽嗜
書而尤嗜詩矢口成韻卽有風人之致余喜而
從史之俾盡讀古今之書伯明卽鍵戶發情自

三百篇而下以及我明空同諸子詩無不晝夜
吾伊朗然成誦而伯明之詩遂駸駸入古大堂
室矣為漢魏則漢魏為盛唐則盛唐而絕無纖
巧脂粉掇拾餽飭之病亦奇矣哉余與伯明居
同里閒伯明長余一歲自七八歲即相與相與
即彼此問奇字久之談文談詩不作一戲謔語
里中人以道學嘲之余兩人不為變也由今思
昔可發一咲吾關中為橫渠先生之鄉余于聖
學未窺津涯而伯明每步月過存必劇談丙夜

馮少菴集

卷十三

序

五

夫今之詩人理學多枘鑿不相入此正坐不講
之過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即善說詩者不
過以為點景之妙耳而孰知其言上下察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即善
說詩者又不過以為言天言文耳而孰知其言
天之所以為天言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夫論理
而至於上下察至於天之所以為天文之所以
為文其精微奧妙亦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而皆
于詩中發之詩豈易言哉余以為今之詩人特

其臭亦與之俱化也彼喜讀勢利放肆之文者亦久而不聞其臭者耳豈有心於左袒哉嗚呼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與善人居難與不善人居易人情乎今五經四書科名懸于前考較迫于後學者尚不肖讀至于二氏六子諸書既不列于學宮又屢歷乎明禁而人多嗜好之何也此其故不可不思也今之選古文者不過論文章之工拙至于所以為文何如則未之辨也余故表而出之匪直游藝且以為志道之一助云

馮少墟集

卷十三

序

五十五

其故不可不思也今之選古文者不過論文章之工拙至于所以為文何如則未之辨也余故表而出之匪直游藝且以為志道之一助云

